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四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題跋三

跋熹半石經存字 辛未

尙書殘石二段洪範全字七十八半字十其與今異文者湮洪水作伊鴻水汨陳作曰陳父用作艾用無備無黨無皆作毋三德上無六字凶于而國上有有而字晉師馮勺園先生作漢石經考以隸釋謂注則作涇對今按拓本實作淫朋朋字雖泐而模範具在洪氏誤也君奭全字十半字四異文惟終出于不祥之終作道耳隸釋

謂祥作詳金石萃編摹字形亦作羊然諦視拓本旁亦  
但存二畫二畫上有泐形似一小畫實非言旁也

二

魯詩殘石二段魏風全字七十一半字九異文維是褊  
心維作惟爲刺刺作判鏈猗猗作兮不穡作不嗇坎坎  
之坎作欲我黍作我柔貫女作宦女唐風全字三十半  
字四異文山有樞作山有蔭釋文云樞本或作蔭鳥侯  
反莖也何不日作胡不日隸釋所載魯詩亦祇此二段  
而有百七十三字是時上下左右較今寬廣耳其云誰  
知之上無其字蓋其所見本誰上尙有之字至父曰嗟

句於父曰中間注云闕一字毛無則拓本具在父曰二字明明接連何嘗與毛異耶

三

儀禮殘石一段大射儀全字三十四半字五聘禮全字二十五半字五皆與今本同惟聘禮授上介幣之授作受耳勺園師校漢石經多據隸釋而聘禮一段爲隸釋所無故石經考中不及受字異文

四

公羊隱四年傳殘石一段全字一十五半字五按隸釋無此段而存他傳二百七十五字今則僅此十餘字矣

然雖僅此而相其行款可知漢時傳文實不與經文相連蓋經文別寫在前故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有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前輩或遂謂無春秋正經者非也又按姚令威寬西溪叢語及方仁宅劄石經考皆云尙書論語與今多不合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無異

五

論語殘石一段微子篇全字一百六十四半字十一異文父母之邦邦作國何德之衰德上有而字衰下有也字可諫可追下皆有也字執輿者爲誰輿作車誰下有

于字是也曰是知津矣無也曰一宇辟世作避世糧而  
不輟作擾不輟行以告無行字夫子慨然無夫字植其  
杖而芸植作置芸作耘其廢之下有也字欲潔潔作絜  
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以字今本左旁稍誤制夷逸  
逸作佚堯曰篇全字三十七半字七異文無以萬方無  
作毋罪在朕躬無罪字寬則得眾下無信則民任焉五  
字

六

論語後跋殘石二段共三行據隸釋所載有四行第一  
行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闕一字賈諸賈之哉包周闕

字蓋肆乎其肆也二十二字今僅存肆也二字之半第

二行周下曰言關一而字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無於

十六字今存蕭至無九字上於字存右半下於字僅存  
其上左耳第三行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十  
三字今立字稍泐郎字左下已闕中字以下皆無第四  
行工陳興刻四字今全失之按後漢書稱中郎自書此  
碑而先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鳳等正定  
經字無所謂左立孫表者今碑有此二人姓名又洪氏  
所見公羊末有趙陔劉宏張爽蘇陵傅楨等姓名或同  
書字或同校文雖不可考而其人皆爲范曄所闕略則

顯然也至東觀餘論記此版云詔書與博士臣左右郎  
中臣書上此或黃長膚所見本較多於洪氏或黃氏誤  
釋碑文以立爲右以孫表爲書上今不得而知也又蓋  
毛餘論作蓋毛一家論語注在宋時已絕不傳遂至不  
能確知其姓氏又可慨也

七

右書詩儀禮各一段公羊傳一段論語四段皆錢泳所  
摹刻漢石經殘字也不知何時何人雙鉤本而泳刻之  
金石萃編載有泳跋此本無有然爲錢刻無疑合之翁  
刻尚書一段論語一段熹平四年石經之存於今者如

斯而已矣中郎正定經文既與今本多同異又魯詩有

章句論語有後跋

洪氏所見詩碑又有齊韓字公羊碑又有顏氏異同諸說皆與論語跋同

皆增多於經文之外者是其當日所書不知凡幾十萬字盛與大觀不久即燬可惜也唐初收聚殘碑十不存

一至宋人胡尚書

宗愈

重刻於錦官西樓已祇四千二

百七十餘字金石錄亦云今所有者才數千字而隸釋

所載及其刻之會稽蓬萊閣者又祇二千一百十九字

久而益少事理之常無惑乎存於今者之僅僅僅六百七

十餘字也然今存雖少以視明人及國初人所見者

猶多五倍有奇

庚子銷夏記金石文則豈非字記皆云有百餘字



累朝稽古右文諸儒皆知崇尚漢學搜羅判別不遺餘力之故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神物而護應運而出焉知他日不更多於今日耶歎息轉爲幾幸不覺鼓予望之

八

尙書盤庚篇殘石一段全字二十七半字三異文不其或稽稽作迪自怒作自怨予丕作予不宗降弗祥作興降不永嗚呼作於戲盤庚之盤作嚴

九

論語殘石一段爲政篇全字五十五半字十五異文無違

作毋違人焉度哉第一句無哉字孝乎惟孝乎作于堯  
曰篇全字二十六半字五異文簡在帝心簡作簡

十

右尚書一段論語二段皆翁氏方綱所摹刻漢石經殘  
字也翁摹出錢唐黃易所藏宋拓本相傳卽熹平原刻  
謝氏啟昆王氏昶皆嘗見之其後翁氏得金匱錢氏摹  
本乃復與此二段合刻之南昌學中而此刻堯曰篇與  
錢刻堯曰篇適是同石而分裂者遂併二段爲一段其  
摹本則余未之見也此刻經張芑堂鐵筆修改故頗精  
工然轉不敵錢刻十一段之古何也蓋一溪皆好古工

分隸覃溪之博雅遠非棗溪所敢望而棗溪臨摹漢隸  
幾可得其形似亦非覃溪所能及況棗溪自能運刀鑿  
刻士大夫雖或能之亦必無暇及此而棗溪則專藉此  
技遊王公閒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此翁刻之所以不如  
錢刻者也

十一

錢棗溪翁覃溪刻石經皆有跋語皆計存字若干吾本  
卽兩溪所刻也而核其所計字數往往不同今吾分全  
半計之以完好及稍泐而明明可識者爲全字但存一  
二筆至半筆及雖存大半而非經文不能必其何字者

爲半字尙書全字一百一十五半字十七魯詩全字一  
百一半字十二儀禮全字五十九半字十八公羊傳全字  
十五半字五論語全字二百七十七半字二十八又後  
跋全字十八半字四凡全者五百八十五半者八十  
七字總凡合全半計之得六百七十二字較之洪文惠  
所刻者僅三分之一而以視唐初魏鄭公收聚殘碑字數  
則相去不遠矣鄭公所收字數婁氏字原載之尙書一  
百三十九字魯詩一百四十字儀禮一百四十一字公  
羊一百四十二字論語一百四十三字蓋凡七百五字  
云

十二

范書禮官紀及儒林官者二傳皆稱五經蔡邕張馴二傳皆稱六經而不言何經章懷注引楊龍驤洛陽記云是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句園師謂東漢時禮記未立學官不應取以書丹盧植傳雖有攷禮記得失刊正碑文之奏而未經允行卽有南夷之叛洛陽記所謂禮記十五碑悉崩壞者無徵不信之說也余謂今所見殘碑絕無禮記或係悉燬之故然明有魯詩儀禮而洛陽記悉數四十六碑之目而不及此二經則其說不攻自破矣隋書經籍志載一字石經之目周易一卷尚書

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蓋當時摹本尙存語亦與今所見殘碑合是可信也至范史又稱六經隋志稱七經句園師皆非之愚謂皆是也當時立經博士稱五經博士故五經者總名也益之以論語則爲六經此蔡張二傳之所以又稱六經也而春秋經與公羊傳各自爲碑則七經矣此隋志之所以稱七經也

十三

後漢儒林傳序誤稱石經爲古文篆隸二體於是仍謬襲外皆以魏三體爲漢碑反以漢一字爲魏碑自趙氏

明誠金石錄洪氏迺隸釋張氏續石經考胡氏三省通  
鑑注以至朱氏彝尊經義考顧氏藹吉隸辨皆歷歷辨  
正之斷以一字爲漢其說確不可易乃諸君迴護范矢  
張氏謂邕或以三體參校其文顧氏謂儒林傳序或劉  
昭所妄改殊不知正定五經一事也邕傳旣明謂出自  
邕意而宦者傳又謂李巡所奏請兩歧如此焉保三體  
之必不錯誤况范曄本多妄語者耶至萬季野謂漢魏  
竝立三字石經王蘭泉又謂漢經三體各自爲碑不似  
魏三體之連寫夫果漢魏竝是三體則今所見一字殘  
碑是何代物耶漢三體各自爲碑則自宋至今斷石之

出洛陽土中者何爲但見隸碑而絕不聞有古篆二碑

一字耶是皆強作調停而造爲無據之臆說者也夫謂

後人但考殘碑搨本不如前人目睹原碑爲可信

萬氏語

其言似矣然而同出目見而其說互異同出一人之口

而其說又互異則將何說解之况果見殘碑拓本卽一

斑可知全豹豈與目見異哉水經注謂漢碑上悉刻蔡

邕等名今所見雖無邕名而東觀餘論及隸釋所載公

羊碑後明有與邕同正定六經之堂谿典馬日磾諸姓

名卽此一端而餘證可勿論也且吾更有一言可以確

鑿證明之者魏初古文出鄆邯子叔至正始中立三字



石經已失其法不得已而因科斗之名遂效科斗之形以當古文事見晉書蕭恆傳中必無憑空捏造之理漫假漢碑果有古文一體則漢靈帝光和六年癸亥水經注光前六年立碑正始中又刻古篆非三字有經至魏初庚子不過三十八年至廢帝正始元年庚申亦不過五十八年爲時甚近漢簡必當無恙卽或遭董賊之亂碑多燬失摹本亦必有存者以赫然負重名之蔡中郎古文具在子叔何得以古文擅名魏初卽謂子叔別出新意與中郎不同而正始刻三體碑時已失其法碑上自年月銜名外經文纖悉與漢碑同則何不直用中郎法書石而乃效科斗之

形作此陋舉以貽笑柄耶由是言之漢碑之非三體無古文而儒林傳序爲誤說斷斷無疑

十四

論語殘碑合錢翁兩刻凡四段與今本異者十四字多於今本者六字少於今本者十三字存字不滿三百而異同多真至什一有奇後人見皇疏集解經文偶與那本不同輒以爲怪若得見漢人全碑正不知可怪者凡幾因念講學家咀嚼經文敷衍神理雖語助虛字亦如天生鐵鑄必不可增損移換偶以古本語之悍然不信又必盛氣排斥如闕異端思之真可笑也或謂漢人寫

經或未必無偶誤余謂不然寫經文既與寫他文輕重  
迥異且當時所以寫此碑者正以經籍多謬俗儒從而  
穿鑿之甚有賂改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善乃始詔  
諸儒正定文字刻碑立太學門外鄭重如此豈容稍有  
錯謬疑誤後學耶又且立碑之後觀視摹寫車乘日千  
餘兩墳塞街陌自是經定爭者用息若其中尙有偶誤  
能盡掩天下學者口目人人取正之耶觀論語後殘跋  
賈諸賈之哉包周云云而在於蕭牆之內盜毛包周無  
於云云是必詳審經文知賈諸賈之哉當作賈而包周  
本作沽蕭牆上必不可無於字而四家本無之乃既刊

定經文

隸釋所載經文亦無賈諸等句而尚有在蕭牆句有於字

又於跋中詳明其

義以曉學者跋中蓋必有所以正定之語其他異同亦必詳悉具載而惜乎其盡闕也然當時詳慎至於如此而後來仍若未見行遠傳久刊石不如鏤板當時尙不知此法以致古大儒所定經文今偶見之目爲怪異是則深可痛惜者也

十五

諸書言碑數紛紛歧出莫古於楊記之四十六枚而經目尙有錯誤碑數庸可信耶此固非後人所能據一書臆斷之者至其引朱超石與兄書所謂石經文都似碑

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者必當親見講堂中物而後言之然但言高廣不言碑中行列今吾以今本經文核計殘碑尙書儀禮論語每行蓋七十四字魯詩蓋七十二字公羊傳較多蓋每行八十五字雖其文增損與今本或不同然亦約略不遠矣而以今匠尺度碑字每字高八分半有奇橫廣如高之數稍強而不及九分以七十四字爲一行計之碑高當六尺二二三寸以八十五字計之當七尺二二三寸而朱云高一丈許者或并碑額計之耶抑或漢尺縮於今尺什二三耶是亦非今日之所能臆定者矣近儒多摹漢尺然以吾所見兩合之必

不能絲毫不爽也

十六

右二刻皆以同治甲子得之不知出自何故家記自二老閣而鄭杏卿云無之已巳八月始裝爲屏幅懸諸座右以便覽觀旣校經文考其同異復證諸說定其漢魏先後跋語悉錄幅中至十餘則之多摹刻雖自近代而其源實本鴻都足可寶也且如書盤庚之不其或迪自怨曷瘳君詭之其道出於不祥詩碩鼠之二歲宦女論語爲政篇之毋違及孝子惟孝微子篇楚歌之多一而字三也字子路以告無行字皆較今本爲長又堯曰章

無信則民任焉五字而皇侃本及高麗是利本亦並無  
此句又可知古本實無此五字今本乃因陽貨篇誤衍  
者僅僅六百餘字前是資經學考證如此然則所以寶  
貴之者豈特以中郎遺蹟哉珍重殘經不覺屢言之詳  
言之如此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四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五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題跋四

跋舊搨虞恭公溫彥博碑 原碑全文附 辛未

同治九年八月武林帖門以此本來草堂其字似較多  
吾劫前舊藏本其書亦似較勝他歐書用二十千錢買  
之寶之而不以爲奇寶也既而翻閱諸家題識乃知此  
碑殘闕已久少者或僅三四百字多者亦祇得千字耳  
又旣而念近世碑帖家無過王蘭泉乃檢視金石萃編  
自稱視諸家本爲最多而所錄全文僅得九百九十二



字又誤字十唐碑莫備於全唐文

內府祕本當迥異士庶而所錄全文僅得一千三百八

十字又誤字二十二還視此本則碑文實二千六百五

十七字此本泐者八十一中一字唐文萃編各有各誤又中三字似推七乘未敢確

定存者二千五百七十六又衍字一語詳所錄原文合

之碑題十八字唐文萃編同撰書人銜名三十四字萃編全

未詳總凡存二千六百二十九字視唐文將倍之視萃編

幾將再倍之於是驚喜過望既使吾不得不詫為奇寶

而又竊竊自訝何以二千年來賞鑒家累數十百無不

恨其殘闕而至今日而尚有完好者如此

天上之本固已超絕人閒萬萬諸家說此碑字數從何未有多如全唐文者何以草茅下士乃更於不意中得見

先朝儒臣所未見之者如此耶

二

萃編全例凡闕本闕字別見他書者則以小字旁注之今此碑旁注但有開裕義洽四字是四字而外餘所闕一千六百餘字更無可考可知也至唐文以文爲主金石刻本存亡全闕不聞也今其所錄出萃編外者不及四百字餘悉注闕是亦必更無可考可知也然則吾此本非特率更之書爲世所未見卽憲公之文亦絕無而

僅有者矣恨此閒無鉤勒佳手不能重刻碑本不得已  
而思其次全錄岑文附之鄙集題跋卷中以與好古之  
士共賞之

三

王翁林跋此碑一舊本謂生平所見宋搨第一本而僅  
僅七百許字今此本幾多至二倍豈真唐五代搨本耶  
既無題跋亦無藏家印信紙墨極古舊而裝裱極新心  
甚怪之吾友陳子相曰不足怪也是必全碑爲故家所  
藏什襲包固不輕示人人亦不得見之封鐫篋笥傳之  
子孫其子孫或謹守不敢裝褫或愚魯漫不省視至奧

寇猖獗十餘年海內名蹟無不星散此碑遂輾轉入帖  
賈手中帖賈不知其爲異寶也視同常碑漫取而翦裁  
之而裝裱之以貨諸人而吾子適遇之檢校考覈而後  
知爲千年來罕觀之本蓋此帖至是始出頭地吾旣爲  
吾子幸又將爲此帖慶也余笑應之曰其然

四

翁覃谿跋其藏本云略可辨者尙將近千字又云幸存  
率更銜名又云在今日卽可謂之全本遂以舊搨全本  
自題其籤而不知世間尙有真全本在是亦可謂之夜  
郎自大者矣乃其他日又云使人至陝西精搨全幅計

摹得二千八十六字則妄語也近世金石之學無過趙子函子函親往碑下明云不可復搨豈更後二百年乃反能幾得其全文耶又云題下辨出中書侍郎江陵縣開國子岑文本撰渤海縣男歐陽詢書而不知吾本乃是中書侍郎吏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岑文本製銀青光祿大夫渤海男歐陽詢書兩銜皆與之絕異吾本萬萬無僞理然則翁說非僞造耶此碑之爲歐書無不知者其知爲岑文本撰者據趙氏金石錄也云中書侍郎江陵縣開國子者據新唐書岑憲公本傳也憲公官中書侍郎時兼吏尚加封南陽公新書不載遂不

得而知之也彼意天下斷無全碑不妨張大言之而不  
知今日尚有真全本之入吾手也然則其所云摹得二  
千八十六字者尙可信耶

五

此本雖裝本而黏連痕跡向日映視之了了可辨碑題

一行撰書人銜名蓋二

行蓋者疑詞撰書各一行本無可疑而萃編云三行吾本究

是裝本故疑而蓋之碑文三十五行萃編謂自碑題外首闕三行

當是撰書篆額人銜名者誤吾本具在有撰書人無篆

額人也又計全碑謂三十六行者更誤若三十六行去

首三行碑文當三十三行吾本具在碑序實三十一行

碑銘實四行也每行七十七字

萃編同

此本揭時分作二

截上截二十九字下截三十八字而裝冊者裁翦接合  
審視不精第十八至廿六九行皆誤倒其上下又碑上  
刻有縱橫絲格凡接合處依格裝之上下左右本不至  
有欹斜與過高過下之弊而裝之者拙工也廢棄繩墨  
率意連綴甚至摺疊波磔覆蓋旁行每一展視恨恨無  
已然其裝潢才數年糊氣未脫沸湯沃之固可掣揭而  
年遠紙脆必致損傷且古帖書畫思多裱背愈裱則神  
氣愈失也因念天下無十分美滿之事公子荆二荀夫  
子以爲善居室今幸獲此希世之珍苟可以賞鑒可以

臨摹斯已耳必使之毫無缺憾不轉爲多事耶至誤倒  
九行余並以泥銀旁注帖中讀者亦不至茫無句讀也

六

此本裝池極惡然遇碑中泐字雖不存一筆亦全裝入  
冊中正與安世鳳壘林快事所云截去壞字彙爲行茫  
不知所闕處者相反是可喜也其空格亦仍之惟高祖  
原空三格而以高字在行末加空一格皇上原空二格  
而僅空一格昭陵原空一格而失之凡此皆吾校之萃  
編又映視帖中接縫而知之者也

七



吾前計碑行謂當二十八行而以萃編全碑三十六行及碑題外首闕三行之說爲誤及見翁跋云自陝西搨全碑凡三十六行又云第一行題下辨出撰書人銜名云云然則蘭泉所云碑題外首闕三行者眞是妄說其云全碑三十六行蓋未誤也碑序及銘實共三十五行而撰書人名卽併入題下爲一行是其三十六行也吾本係裝本題與撰書人名爲三行爲一行此必不能武斷者覃谿所摹之字雖妄其大段應不謬耳特蘭泉旣知全碑三十六行行七十七字又依碑式盡錄其文泐者皆爲方空而吾數其所錄文與方空以一行七十七

字計之碑文實得三十五行而復云題外闕泐三行然則全碑當三十九行耶

八

此本岑銜署中書侍郎吏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而唐書本傳但云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始以爲進封南陽史偶闕文不足怪也及見太宗祭比干文搨本文後岑銜乃是中書令江陵縣開國子則大可怪按太宗貞觀十九年二月伐高麗道經江南遣官祭比干諸臣請以祭文刻石樹碑上允其請是時文本方從征故與名奏請諸臣之列其年六月文本卽薨

於幽州然則文本旣官中書令至於將薨尙只江陵縣子而當官中書侍郎時乃反有南陽郡公之封耶故曰大可怪也雖然古事固有難言者卽如恭公封爵碑但言其後封虞公而當初降高宗時官不過長史乃封西河郡公此封碑不之及而明載本傳中亦不可解也又考舊唐職官志云封爵武德時惟有公侯伯子男貞觀十一年加開國之稱開國郡公正第二品開國縣公從第二品開國侯從第三品開國伯正第四品開國子正第五品開國男從第五品憲公著此文在貞觀十六年以後銜稱開國與新定之制適符而唐六典云中書侍

郎正四品上郎夏部尚書亦是正三品何爲封正二品  
之開國部公耶若以史傳及祭比干文爲可信則開國  
子乃正五品封贈何爲以三品之中書令而降封五品  
耶史學荒陋實不能定其是非可愧也至其官勳此題  
上柱國兩或云見一本是上護軍者則顯然僞謬上柱  
國柱國是文勳上護軍護軍是武勳並詳兩唐書中中  
書侍郎非武職何爲授之武勳耶

九

碑文與史合者史稱大難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  
衡歎曰二人皆卿相才又稱彥博兄弟三人少爲太子

洗馬李綱所器碑云當朝碩望士如薛道衡太子洗馬李綱並下堂見禮倒屣定交而遂相稱莫逆是也史稱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郎直內史省碑云留心義化處衡岳則奏疏章輔善讜言坐宣室而悅道誼卽指對策又云乃授通事舍人卽指直內史省按隋制通事舍人隸內史省後改爲謁者臺掌受詔勞問出使持節等事故碑又云每至文武在列華裔近庭對越於青蒲之地歛抑於丹墀之所又云大業之始以親喪去官嗣以奪情起復舊職詔公銜命蕃境申明臣節是皆通事舍人職掌事也史稱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

州降彥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碑於降虜一事詞頗  
隱約但云屬天地橫潰華戎叛蕩我高祖定四方而出  
震乘六龍而御天迺以公能扶危拯難特授總管府長  
史是也史稱召入爲中書舍人遷侍郎碑云徵爲中書  
舍人遷中書侍郎是也史稱突厥入寇彥博以并州道  
行軍長史戰大谷王師敗績被執突厥知近臣數問唐  
兵多少及國虛實彥博不肯對囚陰山苦寒之地碑云  
屬獫狁縱憑疆場受駭乃以公爲行軍長史翦口敵而  
未能謂□□之難施故困留於遼海是也史稱太宗立  
突厥歸款得還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碑云皇

上嗣堯亮工繼文治字威愷龍瀚澤口龜沼而使敵者  
舉被渥澤褒其勁節故嘉躋生說齊召士季而返晉拜  
公爲治中檢校吏部侍郎是也史稱復爲中書侍郎遷  
御史大夫而碑云尋以侍郎再遷御史大夫按碑文云  
尋以侍郎似侍郎卽吏部侍郎而史以爲中書侍郎當  
誤至史稱彥博官吏侍時欲汰擇士類碑文此處頗有  
泐字中有云糾繆爲於大選當卽指汰擇事也史稱檢  
校中書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碑云仍  
給事中書侍郎遷中書令又云俄而勳銘衛鼎功紀徐  
陵故進封虞公是也史稱十年遷尙書右僕射碑云斯

旬宣而盡其方伯之職僕射而踰於副相之位是也史  
稱明年卒年六十三以上多本新書碑云以貞觀十一年春奉  
命巡察道出洛陽駐旌口疾又云六月廿日薨於旌陽  
口賢里官第春秋口十有口是也惟卒年舊史云六十  
四新史云六十三而碑中此句適泐二字下一字三四  
五皆可擬上一字筆勢乃實似七字疑不能明也史稱  
贈特進諡曰恭陪葬昭陵碑云遣禮部侍郎令狐德棻  
水部郎中口文紀持節冊贈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諡曰  
恭公敕令立碑紀德卜塋地於昭陵之側是也

十



碑中既行一報字其他如渤海作勃海結轍作結輒陳  
疏作陳疎遠來作遠未漢苑作漢苑不或作不惑邊徼  
作邊激握符作握符洛下作浴下韜鈴作韜鈴大漠作  
大漢杜尋尺作杜尋尺一暨作一暨昔者作著者陪列  
作倍列獨飭作獨飾連遭作連遭定策作定策或結構  
從時尚或文義可通借不盡誤也至如未浴鈴杜著遭  
之屬則為誤字無疑又如定四方而震震上顯脫出字  
嘉鄰生說齊及嘉國而勵堅貞句觀偶語皆當脫去一  
字蓋碑字幾將三千斷不能毫無錯誤況率更此時已  
大年耶而古人作字極自矜重石上書丹即明知訛謬

必不肯輕易磨改漢唐碑版往往如此其意以爲吾書  
在天下後世知者自能識其錯誤亦自能諱之若悠悠  
之口雖嘗我紙繆無傷也又碑中語及朝廷皆空格不  
跳行高祖空三格皇上空二格闕庭聖朝等並空一格  
與今時纒篇二字一字者無異而奉詔啟復舊職  
是敘隋時事詔上不當空格論詔追乎往昔空格當在  
綸上而在詔上是亦未必非誤者乃若華戎叛蕩或謂  
當依唐文作板蕩然板蕩正通故盪瑕滌或謂滌下當  
脫穢字然故盪瑕滌猶云盪故滌瑕亦自可通也

此碑之妙不可言喻瘦勁秀逸筆筆精到無論翻刻也  
卽晚搨原碑焉有此神氣耶張丈鐵峯謂從未見歐書  
之妙有如此者至昔人論贊此碑不一或謂較皇甫九  
成化度最爲得中或謂與化度並臻至極然諸公所見  
皆是晚搨惜未得見吾此本耳吾所見皇甫化度皆是  
尋常本惟醴泉銘吾嘗蓄舊搨者亦迥與常本有骨無  
肉者不同整鍊腴媚時時作八分筆意大抵九成肥勁  
此碑瘦挺兩碑不甚相類而其爲正書極則則同也此  
本在今日爲最初本而在當時已不知搨至幾千百紙  
故全泐之字八十有餘模糊僅可辨識者亦將及二百

其他或困於旣推致筆畫肥拙者亦復不少而至其毫髮不變宛如初搨之處則眞令人手舞足蹈終日對坐愛惜把翫不忍掩置之也吾嘗謂論古人書不見初搨不知其字之妙不見墨蹟不知其字之神率更墨蹟今時必不可見而徒以槌敲累萬翻刻累次全失本來之拓本評騭其優拙古人有知不將以爲冤獄耶

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震恭公溫公碑

中書侍郎吏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岑文  
木製

銀青光祿大夫勃海男歐陽詢書

此上二行金石萃編全闕故不

知撰人名但從前人跋語知書人爲歐陽詢而已  
若全唐文例不錄撰書人銜名而入之岑文本文  
中似所據本有此二行然碑中岑銜明題南陽郡  
公而唐文文本小傳僅據新唐史傳稱封江陵縣  
子則首二行疑亦已泐其知爲岑  
撰者或本之趙明誠金石錄耳

昔者帝嬀升厯凡變體九官奮其庸有周誕命六卿

揚其職國國字編闕○後凡云編者金鈞總於於字

公相贊贊字乎二輔樞密輔至密三字文闕歸於臺

閣閣字成乎百百文闕官官文闕鴻碑从水雅推被於宋

寮勳庸特銘於鍾鼎是以功高魏趙治比高侯此煬

雅至揚二十五字文闕帝載其其字盛其盛二字德建

武嘉其卓操武至操五字文闕也若夫昴宿麗天感

建至操六字編闕

其靈者人傑嵩嶽鎮地降其神者國

國字楨叶牧字

文夢叶至夢三

於龍影作口

碑泐

器影至器三

於舟

楫其資

資字

也超

超字

庸

影至庸十

器於陶窰而至於

而四字

其操

操字

也堅貞心於金石此又

堅至又八

豈靈譽哉抑功無

虛至無六字文闕於

復加也

加也

文美加至矣三

公太

太字

原祁

祁字文

人諱交博字

大

彥至大四字文闕

臨系姬文之遠胄派唐并之遙

源食邑河內世功開其緒著姓

姓字

晉陽世

世字文

德派

派字

其祚

祚字文

雖曰安國名震於寰中而寔

持世之大

日至大十

義獨負

獨負二

於天

天字下世

世文誤音曰至世二十一字編闕之勳烈未未字文闕真著著字文闕於衆口

碑泐二字蓋眾蓋二字文闕勳勳字編闕猶培樓培樓二字編闕之望岱

華潢汙岱至汙四字文闕之讓河海讓至海三字文闕祖裕望至海九字編闕

魏太中大夫言為隹的行成表綴廊廟翹首首字編闕摺

紳結輒文作輒仿仿字文闕公輒至公三字編闕妹叔編而比德頴

頴頴字文闕思行行字文闕而並馳風追赤帝使重皇華隨贈並

贈十二碑空司馬一字皇朝而至朝二字編闕贈魏魏字編闕州刺

史聚瑩勵聚至勵三字文闕學夢鳥成成字文闕史至成八字編闕文名

冠海中望隆日望至日三字文闕下孔門名至門二字編闕密子聲

華聲華二字文闕子華二字編闕不顯於當時穎川陳君哀榮無

聞聞文於異代能兼之者不亦優優字編關乎公建建字

並功至垂三百世世字文關之至之

懿德窮節德至節三字文關義以明之敦禮讓明至

字文關以行之故能內疚常懷行至懷八外外字防

防文關自維具耿光口碑滿一字遠識自至識七所以

知其其字洋洋焉行至焉二十若洪河之東注巖巖

焉猶華岳之而峙若乃三德六行列聖之所重重字

並也舉厝必踐其必至其三字文關域陳疎裕略先

賢之所難也報陳至報十一一字文編並關○案帖中

全碑無異而於文實衍始疑此字在他處關泐中為  
裝手誤黏於此者既而知為不然碑文每行七十七



字此行自注字至維字凡七十三字加空格一泐文

二又加此報字適合七十七字之數若無此報字少

一字矣且此碑雖泐八十餘字而所泐諸字盡揭之

亦盡裝之別無可以位置報字之處然則當為原碑

衍字恩恩文編竝誤息關庭建侯疆圍口碑泐風口

也碑泐之奇樹關至樹十雲蛻以達命字文關淪湮者

一而能至能四十字文關與則則字上支編俱有然

裝帖者誤失然初唐文字高編竝關臺凌霄字文關

未可臆測或文編誤行耶高編竝關臺凌霄字文關

始凌至始三於覆篋長江篋至江三維篋至維四地

肇自涓流是以平津筮仕由賓王王字而佩印文終

終字創業階名名字文關階吏而命禮著昭雅禮至

編關編關名二字編關

字文關前字關烈宏開口碑泐義大啓宗庸奉

關

關

碑空 詔管復舊職乃以關去至關十內史用用字于

下誤下文時隆令德而依仁當朝碩望士如令至如十薛

禮至薛四十道衡文文字字宗口碑泐一字肆衡至肆

宰龍多士太子洗馬李綱直道正辭羽儀海內並

下堂見禮倒屣忘文而遂相交至相四稱莫逆遠未

能答莫至答六字文關定趙孟之詩近悅能追成季

之勲留心義化變孟至處十衡岳則奏奏文疏章輔

善讜言坐疏至坐七宣室而悅道悅道二字文關孟

關 詎乃授通事事字舍人鰲笏鳳池垂紳鸞閣瓌姿

月舉韶音玉振每至文武在列華裔近近字文庭對

越於青蒲之地鯁抑於丹墀之所倍邀龍光於至光十六字

文漢苑內之杞內至杞三梓梓文亦即亦即二洪濤誤其亦即亦即二

中之砥柱濤至柱五字文闕對以方方字其對對字

方至對三斯乃碑泐賢賢字碑泐餘慶具碑泐

字編闕慶至一四隅猗猗字歟雅慶至雅八度在乎

經國大業之始以親喪去官孺慕之感哀毀之極與

夫夫字長孫居碑泐于居于二龍碑泐二字

頭豈其能而典歸嗣以奪情起復舊職豈至繼十煬

帝巡歷時九伐逆罪輸轉無時公紀勛書功不惑規

矩邊激碑泐定定謚後或解巡至解二十斯孫至斯

八

闕字編政出奔高麗既而乘轅南反詔公銜命蕃境申

明臣節陳之以逆順曉曉字文編暢皇威喻皇至喻三

闕之以禍福遂致蠢茲菲亞咸能以碑泐心碑泐

碑泐二字糾察之蓋齡返搗日之戈夷庭去焚巫禍至坐

闕字編之刑刑字編闕遂至刑二十七字文闕按唐文

盡有之今刑上之字萃編尚存不應唐文反闕疑之

刑二字為抄手誤脫故遂字至刑字并申泐三字共

得三十字而其為抄手誤脫二字明矣豈如邱公申禮

空旋於遼郭至遼入淮張騫如至騫十擁御無功於

月氏又以公為東北道招慰大使屬天地橫潰華戎

叛文作蕩碑泐羊而牧野郊原起祥之師碑泐

費碑泐一字導碑泐一字無當難之臣我碑空三字高祖

之四方面震乘六龍羊至龍二十八字文闕而知御字

文編文闕天憑依依字握乾坤乾坤二字文闕之苻播播文闕越憑至

越九字遷夏商之鼎艾綬銀章弓旌先於髦俊建社

班瑞光寵屬於勳庸庶績績所二字編闕以咸凝羣工然

後就列迺以公能扶危拯難特授搃管府長史轉授

知侍公邈迺而進非忠義之報也哉羣至哉三十雖

連接連接二字文闕搃其方盛碑泐一字能盛能二字文闕毗其

政咸至政五十字編闕刑而滅沒不羣豈蹉跎於吳阪清越振

響終特達於章臺微為中書舍人遷中書侍郎昔周

建選遠迹懷歸一時屏藩皆比事書賢國學編枚盡

德行道藝之選故昔至故二十其歷政政字則清恣

傳清至傳二美於岐西而岐至而三字文關中其得

人人字則孝若飛聲於浴文編並作洛下云誰嗣響

復在茲焉厲獠狁縱慝疆場受編誤賦甘泉迷龍煙

迷至烟三之火雲衢列象燧衢至燧四之陣碑泐

神武之所前向履蒲於皇陣至皇十碑泐鞠於朝

韜鈴素於至素五懷寔于城實至城三字文關甘

將將字琴書書字在知御字仔甘瑜瑜字文關書至

之臣臣字文乃以公為行公至行三字文關軍長史

編並關

編關

文關

文關

編關

編關

編並關

以公至行

四字

編關

十萬之師方絕大漠之餌之術必繫單于于字編闕而南

南字編闕風褰律載載字文編闕之弘宏字文闕北揚揚字文闕肆豺狼

之毒衛尉越奇復設圭碑勅一字剪碑勅一字敵而未能

謂碑勅二字之難施故困留於遼海焉衛至焉三字文闕宏

至焉三字編闕皇上上字文闕嗣堯亮工亮工二字文闕繼文

治宇故盪取滌宇至滌五字文闕澆俗俾於結繩

叶和萬邦遠夷同於編戶威懼龍瀚澤碑勅一字

旁日字唐文作流龜沼寶沼寶二字文闕寶無俟

於方域也而使敵者舉被渥澤襲其勁節故嘉躋生

說齊治土季而返晉方至晉二十拜公為公為二治

中侯至中三十 掄按吏部侍郎尋以待郎再遷

御史大夫以至夫九字文闕侍公望為時宗才稱王

佐鴻翼所漸日文編竝川溪而薄九霄騏且既馳遊

闔闔編誤而騁騁字千里雖信勇並宿乃碑泐斯

靈道碑泐術碑泐地者碑泐一字有無辨焉

碑泐議誠信至誠十閣糾縲為

於大為至大三字文闕選陳陳字議武陳至武三

碑泐渥洽歸碑泐故能歸至能三字爵命

日隆寵祿歲厚猶司馬之四至慈明之十旬乃以

碑泐一字似推字官行文編竝太子右庶子遷御史大夫仍



給事

給事二字文闕

中書侍郎遷中書令志矢蹇蹇望重魏

巍建大義

志至義十一字文闕遷至義二十七字編闕

於廊廟陳諤言於

闕庭在

陳至在七字編竝闕

位幾載

幾載二字編竝闕

獨寵冠百僚

寵至僚四字文闕

職五字編闕

司八

八字編闕

柄公又委之故能

出摠糾察入專機管執簡冊以肅周

周字編闕

行奉絲綸

以光帝業朝夕靖獻出納靡隨會之忱遠迓聞風始

終全蘇武之節豈

業至豈二十四字文闕

其猶人歟

人歟二字文闕俄

而勲銘

而至銘三字文闕

衛鼎功紀

鼎至紀三字文闕

徐陵

謨如故進封

進封二字文闕帝至

雲公復

公復二字文編竝闕食

邑三千戶德優爵重錫京之舊制非功不侯申陽之

令典踰七命而蕙二字文闕一善天天二字文闕下以為公之

北征而為至而六佩命南旋以厲節一碑泐庸寵錫

其由來者漸命至漸十矣斯旬宣而盡其方伯斯至

字文闕為至伯之職僕射而僕至而三字文闕踰於

於字編闕副相之位上圖相至圖五天道如如字斗極至相

極十字編闕之運四時下料人事邁元愷之贊百揆碑空

聖朝欽若前前字典憲章往代懷儲溪而縈夢而三

字文想嘉國而勵堅貞非勵至非四公之硯

硯不屈介介不苟結主知於艱危之際之至際十七

際三十二臨事而不懼哉不至哉三觀東道之

通返東至返五字文關事南宮之故實心實心二字文關體

體文誤求故至道勤行而不倦歷選前指仰止而無

愈是以忠允允字文關寬裕懷懷字文關內恭懷至恭三字文關

温温温温二字文關靈外著之抑抑謹度習儀自叶巽貞之

吉盡忠補過不忘前愆之勤損茲驕盈戒其偏辟夙

夜匪懈外至懈三十七字文關以事一人獻替字文關

獻替二之規不忘忘字文關於忠忠字文關恕損益之義皆

出於仁厚違規矩柱旁柱後人妄於碑上蓋通大旁為手

枉尋尺光其家而弗為利社稷安儀儀字文關堪危

危字其身而危至而四無悔肅肅焉濟濟焉死若猶

龍之持已仁以立之義以行之更如於菟苑至菟十

之毀家慎動家至動三言於公庭即執信義為國柄

於至柄十心悔至心四之所同必擇善以利物意

之所異不是已而達人闕德義為宮墻包宮至包三

禮度為開闔勸度至勸五人之善行厲人行至人三

之清操閑人之邪思規人之匪彝善辭操至辭十今

令文而絕絕字毀譽繩愆繆繩至繆三而薦德義德

二字位高矣持以持以二字文闕度至慈慈文編和

和字和字祿厚矣治以儉以儉二字文闕和約以孝敬之

道移於指兄行慈惠之心洽於猶子允所謂朝庭之

棟幹家門之橋楚家至楚五焉以貞觀十一年春奉

碑空命巡察道出春至出七洛陽駐旌駐旌二字文

十一字編關字存疾碑勅動碑勅青深動至深

關碑勅恩恩編篤篤文股肱碑勅載

口碑載至碑三於道路名篤至名十碑勅陳其

方技遠輔德術報苜留曠旬兩楹之奠既地二豎之

灾乃招特招特二字文關乃遣銀青光祿大夫行中

書侍郎杜正倫撫視疾體並簡詒謀而公志存忠遺

表陳治道慎忽侍至忽二十五字文關之幾幾字文

碑勅盡碑勅之德著者碑勅卿著至卿三

大漸無無字文闕著至至□碑泐忘於舉能子頽督足

情存於慎救眇焉千載於斯一揆六月廿廿字文日

薨於旌陽□碑泐賢里官第旌至第六字春秋□泐

一字似十有□□□□□□□□□□碑泐之之字□

□碑泐類齊后之之字文闕卜至□碑泐即以其日

□□碑泐於於字□碑泐陵陵字□□□□碑泐百僚

倍倍字列日至列七莫不流涕乃流至乃三詔民部

尚書高國公唐儉工部侍郎靈義恭護喪行中書侍

郎杜正倫持節吊祭遣杜至遣八禮部侍郎令杜至

三字編闕狐德菜水部郎中□碑泐文紀持節冊贈尚書

右僕射上柱國

葉至國十

諡曰恭公

碑空勅令立

立三字

碑紀德

卜紀至卜

三

堊地

德至地三十

字昭陵之側并給東園秘器賻贈二千段喪葬所須

並令

編令字

官給予

予字文祖送之典墳堊之制咸率

禮度之宜焉夫顯微闡幽義不容辭功高德盛

資度至資篆籀之鋪揚聲蜚實騰載金石以不朽

是以芝之至定十獻忠忠文穆穆字漢室之至室五

之良良字佐良佐二也密陵當陽晉朝之賢輔也雖

復卿雲摛思班爾運奇勒銘由其子子字孫表墓資

資字於寅察紀亦碑从亦葉之作述叙國楨之挺生

文關从大

故史冊發乎幽光而綸

寅至綸二十三字文闕其至綸三十字編闕綸下碑空一

字 詔追乎

追乎二往載不其偉歟武湯一追至一十

德垂之百

百字代其詞曰

藹藹高門世膺顯命堂堂盛德家嚴餘慶抗節飛英

扶危流詠軒蓋接聯

聯字珪璋輝文闕映操凌張裔

勲高趙孟獨節朝綱屢持國柄露布馳警循墟示儆

出險入危風疾草勁鼓篋窮經超

操至超三十藝紀

絕字文闕接至絕四十五字編闕

德財

成呂鍾

財字呂鍾二字範圍

儒墨非馬擅竒雕龍貽則發跡素里馳聲上國仰舒

揚庭吾

吾字

邱

碑無待職

職字數歷迤邐不遑日良



好是正宜待後守先和辟韞石隋珠輝川伊吕之佐

碑空堯舜之年頡頏往詰伯仲前賢受書圯上上歷至

十三字釋鈞職至鈞四十滋泉陳泉陳二謨德顯之

榮功宣縱壑纓孺文編下搏風初矯密勿鸞閣便繁

鳳浴伸伸字編開舉性純伯适信傲立純至立六我楷模

示我楷至我四儀表萬古青霄千秋丹旒碑泐一

字儀維則衣德堪緇嗚呼忠忱懷思渺杳屢遭艱厄

溢逝良弼萬至弼三十一字文闕鑄丹義府傳義至

字文闕丹至薪理理字一水水字編開逝黃陂光沈沈字

趙日稅駕天府夷體泉室麟閣圖形鳥鳥鳥文編臺

竝誤鳥臺字

文編 竝闕 騰寶悲纏在息傷懷尹姑永叨 奄至叨入字文

字 恩隆番裕翰禪維地河山 隆至山九羅天篆畢至

畢三字 文闕 懿範昭茲德音洋溢 昭至溢六字文闕纏至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五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六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贊一

分類重編學海堂經解贊二十一首

并序  
丁卯

道光初年阮文達公總督兩廣其時海宇乂安民物殷富於是繼通志堂經解而有學海堂

皇清經解之刻臨川李氏兄弟任刊貲而編輯之者則錢塘嚴杰也洋洋大觀

聖朝經學之盛真超軼唐宋而元明無譏已顧吾謂李氏之功不在容若下而嚴氏厚民之編校不逮顧伊人

而多可訾焉夫經解非叢書比也分別部居自當從經  
今不依通志堂之分類而以時代爲先後則序次之未  
當也經生家數浩如淵海攷其成文何啻數萬卽所知  
者若閻氏疏證姜氏兩補義余氏鉤沈江氏標準精博  
之書數難更僕今皆闕如則搜羅之未備也諸所甄錄  
類多審覈顧如仲氏易者先輩盛非之至謂仇見而作  
又如論語述何以意揣測亦覺無謂今竝入選中則功  
楛之未別也校勘之記在文達生平蓋爲傑作然多蓄  
古本稍稽時日卽可成書况專本已行或又附刻經疏  
之後豈患不傳今乃全刻於中餽釘之學幾居全書十

分之一且所刻他書往往刪其序錄而獨於此記既全刻之復於聖經集中刻校勘之序十有三篇是不亦牀牀屋屋乎則去取之未公也經籍纂詁亦文達所著雖少有舛誤要爲學者津梁今舍纂詁而取校勘則抉擇之未精也音論日知潛邱解春之屬皆非全書是宜加以鈔刪諸字用別其全庶使讀者更不淆惑今悉冒總名則錄題之未審也觀象授時者五禮通考之篇題非類叢書之別種標爲書目體例已乖而論語駢枝在劉氏遺書中實其著作之一今不題駢枝而稱遺書則名號之未一也說部多條選其一條文集多篇選其一篇

別爲叢鈔誰曰不宜今如宮室答問孔子三朝本皆全書而廁諸叢鈔之列則位置之未宜也箋注全經得失互見而說部文集中之偶及經義者抒其心得每多特識故叢鈔之編必不容已願當以經爲次類而集之每篇每條各該出處異同是非一聽學者自擇庶幾專經之書旣列前部旁見之義又聚斯編秩然不紊功在纂輯矣今率意收入漫無統緒則鈔錄之未善也其書卷終各具校者姓名是當精審再三不復貽誤今偶爾繙閱脫錯良多嘗讀毛氏春秋傳首卷讀不能下取核原書竟失一翻則雠校之未工也至於稱人官位亦復紛

爾岐出潛邱辭召則曰徵君亭林卻聘乃稱處士惠周

戴震謂之吉士全望方旭題以庶常歲貢永江拔貢等汪中

副貢陳懋如是其實也而胡渭馮景曰明經兵部許宗

戶部禮部劉逢如斯其別也而胡氏輩曰主政進

士錢塘修撰金榜編修姜辰檢討毛奇教授灑訓導劉台

皆據今銜題之若相國錫廷侍御孫志觀察王念孫等司馬

吳廷武曹彬州倅劉玉大令盛百孝廉焦循懋才臧琳

上舍瀟之屬又沿古號斯雖無關宏旨而亦正名之學

之一端也且夫著作諸儒顯晦異矣考其得力淺深雖

殊要不可謂非先儒之諍友而後生之前導也孟子曰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固當搜訪生平略爲小傳生存諸君則記其里居字號科第官職別附於後此亦讀者之所望於編刻者也概乎無徵抑又何哉凡吾訾議多中其失非以招之蓋亦惜之然安得大有力者依吾言而重梓之乎惟夫序次未當則可更定因以己意別爲編類後先旣序命工重裝非唯條例井井亦足便於尋檢積月告成手繕其目總凡二十一類類各繫以贊云

五聖作易肇自羲皇上六經權輿二古文章編易類第一

十五種一百

四十四卷



皇降而帝三王繼作心法治法燦焉茲託編書類弟二

十二種一百

八十五卷

曰風曰雅三頌具存聖生周魯而商之孫編詩類弟三

由經義叢鈔分出一種

共十種一百十五卷

凡易書詩先朝閒之設官分職周文在茲編周禮類弟

四十四種六

四十四卷

諸侯去籍土禮不害成周威儀餼羊是賴編儀禮類弟

五由叢鈔分出一種

共十種八十五卷

孔氏之庭習禮所宗授受有源記載以叢編禮記類弟

六十五種七

六十四卷

大戴之記不列學官夏正周銘豈非真傳編大戴禮記

類第七

由叢鈔分出一種  
共五種二十六卷

此記舊附禮記之後然愚謂小正踐祚的然古書固  
足寶貴餘如遷廟毀廟當是禮經三朝曾子並見略  
錄微言奧旨所在皆有恐一戴正未易軒輊也學齋  
估舉謂宋時嘗刊爲十四經雖孤文無證要不得視  
大傳之於書外傳之於詩同爲附錄耳今別立一類  
次諸小戴

各尊所聞孰經孰傳其理相貫制度斯見編三禮類弟

八

同種十  
九卷

紀文達編輯 四庫書目條例秩如其分類立名亦  
考古酌今務衷至當惟三禮稱三禮總義羣經稱五  
經總義且於五經總義類序中自言命名之有據而  
駁朱氏經義攷中稱羣經爲不見訓詁之文此語頗  
可駭怪夫曰易類曰書類其所錄之書何一部非訓  
詁之書其所名之類何一類見訓詁之文而獨於三  
禮羣經必鑿然以訓詁之文爲正名乎是亦失於眉  
睫之論矣余已詳論於城西草堂筆記中故編此目  
但稱三禮羣經而不稱總義云

元聖禮樂宣聖春秋如有用者其爲東周編春秋類弟

九由叢鈔分出一種共二  
九十五種二百二十三卷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至德要道宗聖是承編孝經類弟

十二種  
十五卷

至聖之聖生民未有論語之書亦絕前後編論語類弟

十一種  
十四卷

至於戰國百家雷鳴天生亞聖鑄詞成經編孟子類弟

十二種  
十一卷

禮家儒家四部異科合而為經萬古江河編四書類弟

十三種  
十八卷

古目錄家皆以論語孟子列四書之前經義攷尚依

此例紀文達編輯 四庫合而一之愚竊以爲非也  
凡古人於全經中摘注其一篇者則當以其書歸入  
全經類朱氏收入本類之末亦非古例若論語孟子  
本自專書非特漢之趙氏魏之何氏竝不知有四書  
卽唐之韓文公宋之孫宣公亦自音注論孟而已此  
豈得合爲一乎又況旣合爲一必以注家爲次第不  
以經文爲後先於是孟子竟先論語是亦返諸心而  
有未安者也今仍舊貫分作二類

鈐轄六藝厥惟爾雅經乃終矣後無作者編爾雅類弟

十四 三種四  
十八卷

古皆入爾雅於小學類中愚謂既尊爲專經豈宜與  
方言廣雅同收竝載今別立一類以殿諸經

專經業衰博洽斯貴拔十得五我取其粹編羣經類弟  
十五二十五種一百

羣經舊在論孟爾雅之前顧所謂羣經者實兼十三  
經論釋之則豈有本經正文尙未一見而後人論釋  
之書已居然羅列乎退居經後於義爲允

說部之書遊其談經是亦經詰同實異名編筆記類弟  
十六由叢鈔分出一種共  
十九種三十八卷

瑣瑣考据文章道變爬之剔之經說是殿編文集類弟

十七 由叢鈔分出二種共  
十八種四十七卷

經之支流則有小學探賾索隱片義累牘編小學訓詁

類弟十八 十六種三  
十四卷

小學當在筆記文集之前然今所謂筆記文集皆經說也爾雅既升於羣經之前其餘小學皆經部之支流餘裔耳自當後之

古哉古哉鐘鼎說文難字寫經焉得子雲編小學字書

類弟十九 三種三  
十五卷

經韻鏗鏘若合符節唐宋韻書南轅北轍編小學韻書

類弟二十 四種十  
九卷

天文算法輻輳紛紜通經博物敢鄙疇人編天文算法

類第二十一三種二十四卷

是亦天文算法中之解經者非真天文算法家也惟  
阮文達所爲疇人傳亦廁其中則甚無謂也夫其所  
以入之者豈非以傳中所載諸家論說有涉於經義  
者乎然所載論說非文達能自造必有所本則何不  
卽取所本之諸家論說條錄於經義叢鈔中乎蓋好  
名之心太盛雖乖體例而不自知顧其祿位聞望已  
極榮盛又何爲與經生家爭此區區之名也乎文達  
少年卽來視學繼又來撫兩浙吾浙人固戴其惠政



又且先義行之游郡庠實在文達視學時於公於私皆非秦越而乃屢指其好名之過者編校書籍事之至公固不必爲之私諱耳

右共二十一類原編一百八十三種今從經義叢鈔分出七種總凡一百九十種原編一千四百卷今并其未計之子卷附錄卷計之得多五十三卷總凡一千四百五十三卷云

此同治丁卯年所編撰者時所蓄爲阮文達原編未見其續刻也後得續編乃吾師馮雲伯先生所著石經攷異及三家詩異文疏證則當補入羣經類一種





罔或克壽或五六四二莫漢武久於赫

皇清維古孰傳

聖祖

神孫甲子兩周千秋萬世以似以紹書年忭懽敬贊斯表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六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七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贊二 頌 銘

宋左朝奉大夫知處州容直袁公 毅 像贊 庚午

宋有世家曰四明袁先古隱德邈矣淵源公以儒學蔚

然興起助教之孫 公曾祖謚生 太中之子 公父斐贈秋

掇其實春采其華博極墳典著書滿家 公著韻類題選

書錄解題文集七十卷見寶 赫赫大蘇公驩洽之應舉

慶四明志惜今皆不傳矣 躡之 公判杭時坡為杭守嘗

為勝而坡 公為詞宿文苑之雄公為守臣循良之宗公

罰一飯會

不遇時賢發雜遝歷事四朝直道寡合由公以來袁其始興五世之後莫之與京公無遺文公有遺挂我作贊詞神往千載

宋左朝議大夫尙書倉部郎中子烈袁公 灼像

贊

北宋之季君相否德於時袁公危行正色出守婺隨入爲省郎位不稱德而有餘芳其在東陽郡寓姦黨紅鞋之帶敢施荆杖公赫斯怒市朝是尸瑣瑣姻亞擠公去之 事詳正獻所撰曾祖遺事 洎公入朝鳩毒孔深公以危言格其非心嗟嗟徽皇豈無老成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疇志公墓

失其大節疇表遺徽留臣直筆曾臣嶽嶽紹公遺風我  
作贊詞於公之忠

宋贈朝奉郎卿遠袁公壻像贊

猗嗟孝兮格明神兮猗嗟友兮讓國恩兮

並詳瓊牖閒評及絜齋集

中教子則急處世則寬罵風撻風千古名言

惡少無故罵公眾請

送有司撻之公曰罵我如罵風於我何損撻彼如撻風於我何益昔公祖父良二千石

至於公身世之以德彈琴賦詩翛爾絕俗身世兩忘終  
老白屋傳子孫曾三世著書維孫維曾兩世大儒遺書  
在

閣

公子質甫先生所著瓊牖閒評公孫正獻公所著書  
鈔詩講義絜齋集曾孫正肅公所著中庸講義蒙齋

集皆於我

朝乾隆閒從永樂大典

大儒在

錄出藏

文淵閣頒其副於天下

廟以正獻從祀

文廟

沿流溯源繫公之教公孫表

公粵有論定孝友溫恭與物無競瞻拜遺像德容恂恂  
我作贊詞公孫之云

宋贈通議大夫質甫袁公

文像贊

臥雪之齋逸叟所居人皆戚戚我獨恬愉室有彝器園  
有花竹敞屣富貴無欲自足晚歲泊然曰姑舍是我有  
壯心心在經史是辨是明是考是徵粵其成書是爲閒  
評即寶牖間評也餘事詳絜齋集先公行狀及墓表凡書之成顯晦有時精神  
所注鬼神護之遭際



聖清靡幽不聞於是公書過時而顯於南袁氏先輝後  
映是眞不朽震鑠四姓明州在宋以豐樓史謂爲四姓然特以名位言耳必如正獻  
所云出處不作皆蔚有賢譽而昔讀公書今見公容我  
後謂之世家則斷推袁氏矣  
作贊詞穆如清風

先儒袁正獻公變像贊

萬國殊途同朝王宮萬水異派同趨海中爲學不同同  
歸於聖嗟爾曲學朱陸是競

帝嘉宋臣君子之儒

曰雖宗陸未異於朱

詳見

皇帝御題絜齋集詩

高宗純大哉

王言埽除門戶嗟爾曲學亦莫敢侮惟我海濱學派明

明公遇

純皇乃祀

廟庭

吾鄉自慶厯五先生以來類多碩儒闡表無人竟無一享兩廡俎豆者近又以請祀紛紛部議准駁

極嚴

余倡議請公從祀若非高廟題詩褒美亦未敢冒昧陳乞也

清敏德行憲敏文

學孰為表章無使公獨

北宋豐清敏公稷之品行南宋初高憲敏公閱之經學並皆無

媿祀典惜未有為之陳請者

靡儒非道靡道非儒溝而出之史臣之

愚

宋史拘朱陸門戶之見分道學儒林為二今公之儒此最可笑者公以陸門不得與道學傳中

宮牆萬仞我作贊詞于

帝其訓

宋贈少傅權兵部尚書蒙齋袁正肅公

甫像贊

正獻公後有正肅公學術經綸是謂大同再世經筵君  
資啟沃再世成均士資陶淑歷中外廉靖端直部民  
戴恩鄉袞墜魄權相接踵悔於帝躬天不祚宋而公告  
終黃文潔公古今紀要謂名臣再世鍾毓非偶大儒再  
世伊古未有慥慥家學超超師資以辭害意乃爲公疵  
公始學於正獻繼學於楊文元公故爾發心學甚力余  
請正獻從祀時擬併公請之而以四庫提要於中庸  
講義條有警公禪學之語懼爲廷臣所駁以是  
中止其實學術經綸精卓如公者何慚祀典耶公學卓  
卓晚宋莫先公心浩浩洙泗淵源鳥鳴花開樂矣公懷  
我作贊詞敬告後來

袁氏有先世像冊不知繪自何代而傳之至今同治

八年其裔襄臣懋才士杰與其族子士穎國學芳重

慕宋像爲立幅自處州而下凡六公襄臣吾門下士也請余各爲像贊將使其子孫歲時瞻拜知先德焉嗚呼當宋之世吾四明族姓鼎盛豈無珥貂七葉以宰執卿貳世其家者而袁氏六世乃以兩太守兩布衣兩侍從與之相頡頏而百世而下尙論世家轉在此不在彼是亦可以深長思矣惟辭義淺陋未能揄揚襄臣姑存此詞或俟大手筆更製之爾九年人日書

王厚齋先生畫像贊

丁卯

先生之學淵博宏通有宋一代婢鄭奴洪天命鉅儒生  
我海邦彼何人斯敢薄詞宗後五百年有雙韭翁具體  
而已已驚齶齶里巷小子望洋夢夢欲陟其巔但見高  
宗來今往古誰與比隆低首再拜敬贊遺容

詠槐老人像贊 有序 庚午

老人吾父友也姓張氏諱孝先字永懷以字行自號詠  
槐老人身爲縣吏而好任義舉殫竭智慮而費其家貲  
諸所籌畫縣中父老能道之者噫此豈吏胥中人哉卒  
於道光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年六十六後三十六年叔  
子秉德新作畫像屬余贊之其詞曰

先公有友乃在吏中曰此老人志合道同老人學吏以  
吏爲師老人作吏不與吏宜直毅不撓老人之性敦善  
不怠老人之行是以有賢尹兮匪老人莫信是以有公  
事兮匪老人莫親于時郡中大濬河渠監司守令卿士  
大夫詢謀僉同老人是須迺起其淤迺開其塞迺掘水  
倉河旁鑿岸數丈可以停泊運來船者謂之水倉迺修水則宋吳丞相置所以測量四鄉河水高下爲濬開啟城河載通老人心力河泥滿城當塗高高  
運船五萬付之江濤老人曰嘻是謂徒勞西南塘堰三  
十有奇固傾補罅待我茲泥舉一得兩老人機宜風期  
之礮梅墟之塘寄窆之園乳嬰之房凡百謀爲老人是

臧東津之橋南塘之路以至於郡中凡百舉措我先公所經營老人是助昔先公存兮老人來之頻兮我見老人親兮逮先公亡兮老人來如常兮我感老人長兮我謁老人有客在堂老人愛我招我由房飲食教誨視我子行哀我藐孤父執是保曾不六年不遺一老我思老成怒焉如擣往也仲子福山字良夫其學定交與其伯季福慶字庭琨福清字樂泗未秋而凋今也叔子福昌字秉德溫恭象賢來修舊好先德拳拳嗟吏不可爲而爲之在人得時而富潤其一身得時而貧潤其子孫嗟老人之吏百世吏師遺行在口遺挂在茲拜手作贊我無溢辭

陸東岑像贊 辛未

昔先大夫始居月湖是時湖上耆德不孤與君先人笑  
語相獲掩骼城隅是究是度嗟我少孤亦不遠先友至  
于壯年乃與君厚君守其先家集譜編來我賞晰烟嶼  
樓前君治其業律賦古風同我私試柳汀院中春陽秋  
雨酒杯團語湖上舊聞先民遺矩視我弟兄如手如足  
告我家庭如心如腹慈祥寡尤端重寡言孰是人斯而  
不耄年歸乎山邱歲星則與請貌思人我心悠悠貽厥  
子孫既有令則溫溫謙恭惟君之德

宋儒袁正獻公從祀



文廟頌

庚午

維

今皇帝同治六年十有二月臣新貽言臣聞

孔廷祀典慎重紛紛陳請罔念學統昔在

文宗詔示中外聿有典章俾守勿懈先賢先儒傳道翼

經經綸卓越學術粹精其克副茲爾乃入

告毋以空言請祀於

廟今臣撫浙藩臣昌濬謂宋儒變不愧

聖訓臣讀宋史悉其風節臣際

熙朝見其著述於赫

高宗褒厥遺書學有體用宗陸同朱大哉

皇言千秋論定鉅典允符敢昧死請

天子曰咨咨汝閣臣九卿國學集議以聞於時廷臣集議便便詢謀僉同如撫臣言七年七月其日庚子

天子曰俞兩廡從祀禮臣奉

詔誕告寰宇是歲季冬至於鄞土維此鄞土宋儒故鄉里有小臣敬作頌章

元貞二年琴銘 有序 乙丑

陳銳甫政銳得古琴一張攜來屬銘背孔中兩旁似有朱書以火照之右云元貞丙申二年上元吉日左

云稀翁居素子斲於金陵書舍蓋竭其目力晚視之  
而後見也銘曰

元貞二年上元日居素斲此金陵室至今五百七十年  
彈之作聲清發越鱗斑駁紋斷裂腹中朱書淡不滅  
秋堂陰雨愼深密恐有黑蛟夜飛出

陸文虎先生竹笏銘

有序 丙辰

笏以竹本爲之圓首而方下其腹刻飛白篆二大字  
曰孝弟旁左刻小篆一行曰月湖家塾幼學弟子陸  
符稽首受執蓋前朝見君用象笏此則執以見父師  
而辨其儀者也篆書精妙鏤刻亦極工緻禮稱士笏

竹本禮家又記其尺寸制度此笏長短悉與之合古  
人制作不苟雖童子玩弄之物亦鄭重考古如此先  
生大節具詳黃梨洲全謝山二先生集中余家鄰先  
生故居而笏乃得之鄞東鄉邱隘吾友陸東岑言先  
生有女孫嫁邱氏蓋笏之所以輾轉而在彼也得此  
驚喜如獲球圖景仰嚮往而刻其背詞曰

於乎此故明大行人陸文虎先生之遺笏也先生秉此  
方童蒙挺挺幼學基聖功大書孝弟鐫當中稽首受執  
常敬恭異時移孝作貞忠擊奸拂袖歸甬東摩抄兒物  
無怍容畱傳一洗珍奇空三百年來光熊熊

四弟子舟摺扇銘 丁巳

時而柄用耶將酷吏是去而仁風揚耶吾非其時耶姑  
卷懷而藏耶與時偕行何翕張耶不因人熱何炎涼耶

陳生鈞堂竹摺扇銘 甲子

理粗而曲者木耶心窒而俗者骨與角耶將柄用之而  
不可以無竹耶竹之直君子秉之爲正色竹之虛中君  
子師之爲有容

白摺扇銘 有序 甲子

淮南子主術訓之論行方事鮮者白摺扇可比德焉  
取銘吾扇以當書紳

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汗執柄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  
萬若合符斯君子之風然吾取諸淮南子之言

青峴東紫雲硯銘

有序 丙辰

硯故林氏物所謂千金硯也余以重值得之橫廣五  
寸長倍廣而弱厚二寸有奇其色紫上下東二帶極  
端整上帶青綠下帶青白上帶之上刻云青峴橫東  
紫雲腰又刻云己丑夏日製又刻一小印云青銅不  
知其何青銅亦不知其何己丑也澤潤無比手摩撫  
之汗蒸蒸出世盛稱紫袍玉帶視此皆下品矣余不  
欲以刀筆傷硯石而刻其蓋曰

紫雲一片青蛭界之欲贊無言束帶拜之

竹筆箒銘 甲子

謹歎處管城中耶大毛公耶小毛公耶噫此豈所謂孤  
竹君之二子耶抑信乎其爲墨胎氏耶倘去其國而賦  
新詩兮將毋曰是殆不肯立而逃之耶

周楚堂曰先生極關夷齊讓國之妄見之集中于秋  
定論也及讀此銘令人解頤先生嘗曰此等史事祇  
合作游戲文字材料耳然語氣  
抑揚吞吐雖小品亦見斟酌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七

男隆壽平甫校字